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十二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八

起桑兆困敦盡閏逢君灘凡九年

肅宗孝章皇帝上

諱烜顯宗第五子母賈貴人以馬后母養為嫡即位諡法溫克

令儀曰章伏侯古今注烜之字曰著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充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司徒

鮑昱何以消復旱災

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常

對曰陛下始踐天

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

賢曰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治直之翻繫者千餘人恐未能

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

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

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

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

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

漢蘭臺藏書之室也當時文學之士使讐

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劉向揚雄輩是也東都於蘭臺置令史典校秘書以郎居其任者謂之校書郎終徵

諸蘭臺拜校書郎省悉景翻

帝下其章

下遐稼翻

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

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

引論語孔子之言

征伐匈奴屯

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

役繁興胡亥不草卒亡四海

事見秦紀復扶又翻卒子恤翻

故孝元棄

珠厓之郡

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

光武絕西域之國

事見四十卷光武

建武二年不以介鱗易我衣裳

賢曰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

國也揚雄法言曰珠厓之絕捐

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

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

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

舍則有害於民也

舍讀曰捨

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

實固等取

伊吾見上卷永平十六年樓蘭即鄯善此兵蓋謂班超所將吏士也

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帝從之

丙寅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須秋案

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是時

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

近其新制

尚

書沛國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

左傳

蔡大夫聲
子之言

往者斷獄嚴明

斷丁亂
翻下同

所以威懲姦慝姦慝

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

崇晏晏

賢曰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曜曰堯聰明文塞晏晏數所角翻

而有司未悉奉

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箠格酷烈之痛

賢曰箠即榜也古字通用

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

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

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

賢曰新序

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

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

生

蕞止
藥翻

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

厚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

賢曰

前書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
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斬首

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

復扶
又翻

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

羌時在軍中

先是恭遣羌至敦煌迎兵
士寒服因隨王蒙軍出塞

固請迎恭諸將

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

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

呼火故翻

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

校戶教翻

城中皆稱萬歲

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

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

月至玉門

賢曰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

即玉門關也

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

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

衆先以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為于偽翻

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

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

計卒全忠勇

卒子
恤翻

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

將
即

亮翻帥
所類翻

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戍已校尉及都護

官

二官明帝永
平十七年置

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

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

使疏吏
翻下同

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

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

前書疏勒國官有疏勒
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

復扶又翻下同
龜茲音丘慈

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

寘徒賢
翻號戶

刀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

使疏
吏翻

互抱超馬脚不得

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

而與尉頭連兵

前書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

超捕斬

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甲寅山陽東

平地震

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

上時掌翻

帝報書曰間吏

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不

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

恢然猶廓然也

思惟嘉謀以次奉

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

為于

偽翻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

終之分

行下孟翻分扶問翻

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

事見四十四卷光武建武

二十六年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

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四年

謙

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起自彊秦

秦始皇葬于驪

山徙三萬家起驪邑西漢因之諸陵皆起陵邑至元帝乃止

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

明

賢曰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

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

穀梁傳曰

人之所聚曰都杜預註左傳曰郭郭也

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

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

虞之至性

虞舜孝於親故以為言

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

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

輒驛使諮問

使疏吏翻

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秋八月庚

寅有星孛于天市

晉天文志參十星一曰天市又危三星亦為天市又天市垣二十二星在

房心東北史記曰房為天駟東北十二星曰填中四星曰天市孛蒲內翻

初益州西部都

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獠君長感慕皆奉珍內

附

獠莫百翻長知兩翻

明帝為之置永昌郡

明帝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舊唐

領不韋舊唐比蘇樸榆邪龍雲南六縣十二年哀以純牢內屬置哀牢博南二縣合為永昌郡為于偽翻

為太守純在官十年而卒

守式又翻辛子恤翻

後人不能撫循夷

人九月哀牢王類牢殺守令反攻博南 阜陵王延數

懷怨望

數所角翻

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

魴音房

上不忍

誅冬十一月貶延為阜陵侯食一縣不得與吏民通

延徒

王阜陵事見上卷
明帝永平十六年

北匈奴皐林溫禺犢王將衆還居

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

皐林溫禺犢王本居涿邪

山永平十六年祭彤等
北伐將衆遁去今復還

是歲南部大饑詔贍給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

伊吾盧置屯兵事見上卷
永平十六年復扶又翻

永昌越雋益州三郡兵及

昆明夷鹵承等擊哀牢王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

鷙音髓

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楚獄見上

卷明帝永平十四年淮陽獄即阜陵王延徙封時也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

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

賢曰

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

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

福耳

要一逞翻

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

事見三十卷成帝建

始元年塞悉則翻

不聞澍雨之應

澍音注

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

鮮息淺翻

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

當與先帝子等

事見上卷永平十五年

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

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

此遽伯玉之敬也

衛尉興也省中禁中也御者內人也遽伯玉衛賢大夫遽求於翻

新

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

新陽

侯就也賢曰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

原鹿貞侯勇猛誠信

原鹿

侯識也原鹿縣屬汝南郡

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

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

息氣一出入之頃屏氣者累息乃一舒氣

常恐

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

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

治直是翻

是吾言之不立

而耳目之塞也

塞悉則翻

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

賢曰大練大帛

也杜預註左傳曰大帛厚繒也

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

者欲身率下也

略著側翻

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

言太后素好儉

好呼到翻

前過濯龍

續漢志濯龍園名近北宮

門上見外

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繡領袖正

白賢曰繡臂衣今之臂繡以縛左右于於事便也余據字書臂繡之繡從草此繡從衣釋單衣也皆音古侯

翻領袖正白言其新潔無垢污也衣於既翻

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

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憊怠無憂國忘家

之慮

懈古
慙翻

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

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賢曰西京外
戚呂祿呂產

實嬰上官桀安父子霍

禹等皆被誅重直龍翻

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

省悉景翻復扶
又翻重直用翻

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

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

兩校尉有大病

衛尉太后兄廖兩校尉
兄防兄光也校戶教翻

如今不諱使臣

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

漢封爵羣
臣皆消吉

太后報

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

兩善謂國家無濫恩
而外戚亦以安全也

豈徒欲

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

以恩澤封爵外家為外施也施

式智

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

無軍功不侯

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三年

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

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

木其根必傷

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殃重直龍翻

且人所以願

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

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

自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

補濟之屬飲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於御府槩言之也

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

一縣乎吾計之孰矣

古字孰熟通

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

親為上

楊子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行下孟翻

今數遭變異

數所

角翻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

違慈母之拳拳乎

賢曰拳拳猶勤勤也音權

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

可不順也

匈中氣今所謂上氣之疾匈與胃同

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

成人則行子之志

冠古玩翻

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

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

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

方言曰飴錫也宋衛之間通語

不能復闕政

矣

關豫政也
復扶又翻

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

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

繩之以法而奏聞也
屬之欲翻治直吏翻

太夫人

葬起墳微高

太夫人太后母也漢列侯墳高四丈開內侯以下至庶人有差

太后以為

言兄衛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

行下孟翻

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

見賢

遍翻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

里

絕外戚之屬籍也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

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皆明帝子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

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被皮義翻

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

織室蠶於濯龍中

續漢志濯龍監屬鉤盾令本注曰濯龍亦園名近北宮

數徃觀

視以為娛樂

數所角翻樂音洛

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

小王論語經書

小王諸王年尚幼未就國者

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

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

事見二十

八卷初元五年

成帝御浣衣

言服浣濯之衣也

哀帝去樂府

事見三十三年綏和

二年前

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

也

書曰達上所命從厥攸好行下孟翻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

好劍客百姓多創瘢

傳直戀翻創初良翻瘢蒲官翻痕也好劍客蓋指吳王闔閭也

楚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

長安語曰

賢曰

當時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

結讀曰髻

城中好廣眉四方

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

未幾言未幾時也幾居豈翻

雖或吏不奉

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

賢曰言儉素簡

約后之所安

誠令斯事一竟

竟猶終也

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

賢曰

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

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初安夷縣吏略妻卑滿種羌人婦

安夷縣屬金城郡杜預曰不以道取曰略

滿乃感翻種

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

長知

章勇翻下同

兩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為

寇

勒姐羌居勒姐溪因以為種名

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

種俱反

姐子也翻又音紫滇音顛

敗金城太守郝崇

敗補邁翻郝呼各翻姓譜殷帝

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

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為護羌校

尉自安夷徙居臨羌

臨羌縣屬金城郡杜佑曰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注湟水東合安夷

川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迷吾又與封養種
亭東七十里湟水又東合勒姐溪水

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

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

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

五校兵

武帝置北軍八校中壘屯騎越騎長水胡騎射聲步兵虎賁也中興省中壘胡騎虎賁惟越騎

屯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皆宿衛兵也

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

馬防傳云積射士

第五倫上疏曰臣

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

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

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

賢曰恐卒然有小過愛而

不罰則廢法也卒讀曰粹

帝不從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

尉於臨洮

前書隴西南部都尉治臨洮賢曰即今岷洮二州地

防進擊破之斬首

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衆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

人屯望曲谷不下

酈道元註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

十二月

戊寅有星孛于紫宮

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紫宮垣十五星其

西蕃七東蕃八孛蒲內翻

帝納竇勲女為貴人有寵

為後諸竇貴竊權張本

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也

沘音比

第五倫上疏

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

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

陳留縣屬陳留郡冠軍縣屬南陽郡冠古

玩並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

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

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

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

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

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論語孔子

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

賢曰

峭峻也音七笑翻

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馬防擊

布橋大破之

考異曰帝紀防破羌在四月蓋春破而京師四月始聞也今從防傳

布橋

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

千餘人勒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

姐音紫又子也

翻種章勇翻

恭嘗以言事忤馬防

初恭出隴西上言薦竇固鎮撫涼部由是大忤於防

忤五故翻

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監古

銜翻下
遐稼翻

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初顯宗之

世治淳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

賢曰石曰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北鄜

道元註水經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陞紫紆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

坂是也唐嵐州宜芳縣本漢汾陽縣隋置嵐城縣唐更名宜芳杜佑曰宜芳縣有古秀容城漢羊腸倉余考水

經註云案司馬彪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曰谷蓋欲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憑汾水

以漕太原又考郡國志常山蒲吾縣註引古今注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又考班固地理

志太原郡上艾縣註曰綿曼水東至蒲吾入呼沱水又蒲吾縣註曰大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

斯波則知此漕自大白渠入綿曼水自綿曼水轉入汾水以達羊腸倉也慮音閭杜佑曰石曰河在定州唐昌

縣唐昌漢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死者不

可勝筭

勝音升

帝以郎中鄧訓為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

隱括

賢曰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鈞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監古銜翻量音良

知其難

成具以上言

上時掌翻

夏四月己巳詔罷其役更用驢輦

更工

衡翻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閏

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

攻姑墨石城破之

前書姑墨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斬首七百級

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為車騎將軍武陵淩中蠻

反賢曰淩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西北余據溫公類篇淩郎侯翻

是歲有司奏遣

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上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夏四月戊子立皇子

慶為太子己丑徙鉅鹿王恭為江陵王汝南王暢為

梁王常山王昞為淮陽王辛卯封皇子伉為千乘王

全為平春王

平春縣屬江夏郡伉音抗乘繩證翻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

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為順

陽侯

順陽侯國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車騎將軍防為潁陽侯

潁陽縣屬潁川郡

執金吾光為許侯

許縣屬潁川郡

太后聞之曰吾少

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

賢曰言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少詩照翻

今

雖已老猶戒之在得

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故日夜惕厲

惕懼

也厲危也

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

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

瞑莫定翻復扶又翻

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

考異曰皇后紀稱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云云廖等不得已受封爵按太后之辭皆不欲封廖

等之意而史家文勢反似太后欲令廖等受封今輒
移廖等辭讓於太后語下使文勢有序讀者易解

帝

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

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第 甲戌以司徒鮑昱為太尉

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 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帝

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

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

漢制

貴人綠綬三采綠紫紺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安車

一駟永巷宮人二百

賢曰永巷宮人宮婢也

御府雜帛二萬匹大

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

皇后

賢曰謚法中和純淑曰德

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

論定五經於石渠閣

事見二十七年

方今天下少事

少詩召翻

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壞音怪

宜如石渠

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

句將斷

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將即亮翻將三

署及虎賁羽林中郎將也大夫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夫也博士五經博士也郎官五署郎及尚書郎蘭臺東

觀校書郎也白虎觀在北宮觀古玩翻

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

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
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固超之兄也

與讀
曰預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 荆豫

諸郡兵討淩中蠻破之

淩郎侯翻

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

遲直士側席異聞

賢曰遲猶希望也音持二翻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

其先

至者各已發憤吐懣

懣莫困翻又莫旱翻

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

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

句斷省悉景翻

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

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戊

辰太傅趙熹薨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

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使疏鄯善于

寘即時向化鄯上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

願歸附復扶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

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

國號為斷匈奴右臂賢曰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
左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也二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

之右臂也南面以西為右斷丁管翻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

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

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

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使疏吏翻載子亥翻

胡夷情數臣

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

謂城郭之國若小若

大其言以是效之

賢曰效猶驗也

則蔥領可通

古領嶺字通

龜茲可

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
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

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

鄯善間也

敦煌門翻

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

前書溫宿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既非

其種

種章勇翻

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

茲自破

更工衡翻降戶江翻下同

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

復何恨

下遐稼翻復扶又翻

臣趨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僂仆

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言西域平定廷臣畢賀天子為之舉觴也

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賢曰薦進也勲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勲也余

謂超蓋言平西域
告成功於祖廟也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

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

從千人就超

弛刑徒也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從才用翻

先是莎車以

為漢兵不出

先悉薦翻

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

賢曰番音潘

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

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

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

事見二十一卷元封六年妻七細翻

至

孝宣帝卒得其用

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卒子恤翻

今可遣使招慰與

共合力帝納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 夏六月丙辰太尉

鮑昱薨 辛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

鄧彪為太尉 武都太守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

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

燒者日屬

更工衛翻屬之欲翻
睽也聯日有火也

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

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廉范字叔度

不禁火民安作

賢曰作協
韻則護翻

昔無襦今五絺

襦汝朱翻短
衣也絺五故

翻脰
衣也

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

說文曰貂鼠大而黃

黑出胡
丁零國

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

臚陵
如翻

帝親自循行邸第

行下
孟翻

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

不充備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馬東

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

政東海王彊子宇琅邪王京子濟子禮翻

詔沛濟南

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

賢曰謂讚者不唱其名余謂四王帝諸父也故異其禮

升

殿乃拜上親答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古每入宮輒

以輦迎至省閣乃下

省閣入禁中閣門也

上為之興席改容

為于偽翻

下同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

鞠躬也鞠躬曲身也

三月

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初

明德太后為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

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

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

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宋氏

沘音比

外令兄弟求

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

賢曰偵候也音丑政翻廣雅曰偵問也伺相吏翻

宋貴人病思生兔

兔獸名口有缺尻有九孔舐毫而孕生子從口出霜前獵取而食之其味

甚美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為厭勝之術

厭一葉翻又於琰翻

由是太

子出居承祿觀

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

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

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

春秋左氏傳之言

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

衽

衽衣襟亦卧席也

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

舍

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乙丙為次也續漢志南宮有丙署

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

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

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

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已未

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賢曰西平故
栢子國在今豫州吳房縣西北

秋八月飲酎畢

酎直又翻

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

復扶

又翻帝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

疎然數見顏色

數所角翻

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

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

賢曰大鴻臚奏王
歸國小黃門受詔

者臚陵如翻

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

祖道供張以送

之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復扶又翻
乘繩證翻

九月甲戌帝幸偃師

偃師縣屬河南郡

東涉卷津

卷縣屬河南郡其北即河津卷丘權翻

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

穫

行下孟翻

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

重直用翻

不得輒

修道橋遠離城郭

離力智翻

遣吏逢迎刺探起居

賢曰刺探謂候伺也

刺七亦翻探音湯助翻

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

脫粟瓢飲耳

賢曰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孔子曰顏回一瓢飲

已酉進幸鄴辛

卯還宮冬十月癸丑帝行幸長安封蕭何未孫熊為

鄮侯進幸槐里岐山

槐里縣屬扶風杜佑曰槐里周曰犬丘秦曰廢丘漢改曰槐里岐山

在扶風
美陽縣

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

宮 東平獻王蒼疾病

考異曰范書作憲今從袁紀

馳遣名醫小黃

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

傳直
戀翻

八年春正月壬辰王薨詔告中傳封上王自建武以來

章奏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監喪

上時掌翻
監古銜翻

令四姓

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葬

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

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

稽留斯等部落蓋居三木樓山

訾子斯翻

冬十二月甲午上行幸陳留梁國淮陽潁陽戊

申還宮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惡之

惡烏露翻

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

數所

角翻漸致疎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

賢曰飛書若今

匿名書也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

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

新城縣屬河南郡賢曰今洛州伊闕縣

順陽侯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弟皆

驕奢不謹校書郎楊終與廖書戒之曰君位地尊重海

內所望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

賢曰廖弟防及光俱為黃門郎

既無長

君退讓之風

孝文實皇后兄長君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長知兩翻

而要結輕狡

無行之客

要一遙翻行下孟翻

縱而莫誨視成任性覽念前往可

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兄弟資產巨億大起第觀

觀古玩翻

彌亘街路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羗胡帝

不喜之數加譴敕

斂力瞻翻喜許計翻數所角翻

所以禁遏甚備由是

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為步兵校尉投書怨誹於

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

臨上路

上時掌翻

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

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讐田廬

許侯光也賢曰留之於京

守田廬而思愆過也讐與愆同

有司勿復請

復扶又翻

以慰朕渭陽之情

秦康

公送舅晉文公于渭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光比防稍為謹密故

帝特留之後復位特進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

謂死於考掠也

後復有詔還廖京師

復扶又翻

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

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宮

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

喜許記翻

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

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閤

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比誠其好士交結之方

樂音洛好呼到翻

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

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

少詩沼翻更工衡翻

雲集其門

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

以貴戚浣濯之

復扶又翻

猶解醒當以酒也

病酒曰醒

設險趣執

之徒誠不可親近

趣七喻翻近其靳翻

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

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

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

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

沁水公主明帝女沁水縣屬河內郡師古曰沁音午浸翻

主

逼畏不敢計

計猶今言計較也

後帝出過園

過工禾翻下同

指以問憲

憲陰喝不得對

賢曰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翻喝音一介翻余謂喝訶也許葛翻陰密也潛

也當帝問之時密訶左右不得對也觀帝以趙高指鹿為馬責憲則陰喝之義可知矣

後發覺帝

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

指鹿為馬

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賢曰愈差也

久念使人驚怖

怖普布翻

昔永

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

賢曰以陰鄧皆外戚恐其

踰侈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更工衡翻

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

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賢曰鳥子

生而啄曰雛

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毀服猶降服也

為于偽翻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

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

卒子恤翻則

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

或知之而復赦之

又復扶翻

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

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

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

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

去羗呂翻

人主之深戒也

溫公此論

用齊桓公管仲論郭公所以亡國之意為實憲擅權張本

下邳周紆為雒陽令

紆邕具翻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

里豪強以對數

數所具翻

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實等

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

事貴戚跼踖

跼音局踖音昔翻毛氏曰跼曲也踖累足也

京師肅清竇篤夜

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劍擬篤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

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

尉詔獄

劍戟士左右都候掌之

數日貫出之

賢曰貫赦也市夜翻余謂以貫之為是則

收之為非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

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其不置將軍而長史特將

者為將兵長史

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

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

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

內顧心

樂音洛

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

事見

三卷周赧王七年參疏替翻

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

去羌呂翻

帝知

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

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

外者便留與從事

任音壬

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

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

敗補邁翻

今何不緣詔

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

毀趙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邨人言

賢曰疚病也邨憂也論語孔子曰內

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邨人之言詩謂逸詩也省悉景翻

快意留之非

忠臣也

帝以侍中會稽鄭弘為大司農

會工外翻

舊交趾

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

交趾州部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

九真日南七郡賢曰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侯官今泉州閩縣是風

波艱阻沉溺相係

沉持林翻溺奴歷翻

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

是夷通遂為常路

賢曰嶠嶺也夷平也余據武帝遣路博德伐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則舊有

是路弘特開之使夷通

在職二年所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

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

說文曰帑金帛所藏之府帑也朗翻藏徂浪翻

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民帝從之

元和元年

是年八月方改元

春閏正月辛丑濟陰悼王長薨

濟子

禮
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獻王子尚為任城王

任城

國在雒陽東千一百里任音壬

六月辛酉沛獻王輔薨陳事者多

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

懈古隘翻

而吏事寢疏

疏與疎同

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

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

行下孟翻下同

是以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

賢曰孝經緯之文也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

少詩沼翻

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論語孔子之言

也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閑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繁故不可為也

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蒼頡篇曰鍛椎也鍛鍊猶

成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近其新翻

士宜以才行為先

不可純以閥閱

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閥行下孟翻

然其要歸在於選

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

下樞要在於尚書

賢曰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

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

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提

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

嗇夫事見十四卷文帝三年

帝皆納

之彪賢之玄孫也

韋賢相元帝

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

唯得榜笞立

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掠音亮榜

音彭又令丙箠長短有數

賢曰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今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

丙又景帝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箠止禁網

自往者

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

大獄謂楚王英等獄也鉗

其庶翻說文曰鉗鉗也國語曰中
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念其痛毒怵然動心

怵敕律翻
悚懼也

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

治直之翻

八月甲子

太尉鄧彪罷以大司農鄭弘為太尉

癸酉詔改元

改元

元丁酉車駕南巡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峙

賢曰儲積

也峙具也言不得豫
有蓄備峙丈里翻

命司空自將徒支拄橋梁

司空掌水土故

使之拄
竹柱翻

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

探湯勘翻

二千石當坐

九

月辛丑幸章陵十月己未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

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

宛於元翻

暉在臨淮有善政民

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

法免家居

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因死獄中州奏免官

故上召而用之十一月

己丑車駕還宮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

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

煮鹽均輸皆始於武帝賢曰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

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朱暉固執以為

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

賈音古

鹽利歸官則下民

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

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

樂音洛駁北角翻

黃

髮無愆

黃髮老稱謂朱暉也

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

肯復署議

復扶又翻下同

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

讓

謂譴讓已臨乎其前也怖普布翻

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

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

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

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

劾戶察劄又戶得劄

帝意解寢

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

賢曰直事郎謂太署郎當次直者

太

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上既加禮乃起謝所謂彊直自遂也

復賜錢

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

駰音因

同遊

太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

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

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

受訊謂受鞠問

也下遐
稼翻

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

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

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

傳柱
戀翻

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

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誅責

也 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賢曰言政教未有過失也而德澤有

加天下所具也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

非實是則固應悛改悛丑綠翻儻其不當當丁浪翻亦宜含容又

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忌以快其

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

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

復扶又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束縛

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曰昔吾先君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

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管子對以致霸之術

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

此言十世不以赤劉之九為數直以武昭宣元成哀平光

明及帝為數為于偽翻

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

卒讀

曰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

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帝

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十

二月壬子詔前以妖惡禁錮三屬者一皆蠲除之

賢曰三屬

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左傳曰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錮勿令仕也妖於驕翻但不得在

宿衛而已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

行下孟翻南陽張奉慕義名徃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

守安陽令

賢曰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至令守令也安陽縣屬汝南郡賢曰安陽故

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

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徃日之

喜乃為親屈也

為于仍翻

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

遺于季翻

均諫

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

得復扶又為吏坐臧終身捐棄臧與兄感其言遂為庶

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常

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考異曰義傳云建初中今從均傳

武

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

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

且子問翻訾子斯翻

驅牛馬萬餘頭來

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

鈔楚交翻

大獲而還

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

姓譜和本自義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

將兵八

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

疏勒王忠

莎素何翻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

府丞成大為疏勒王

更工衛翻

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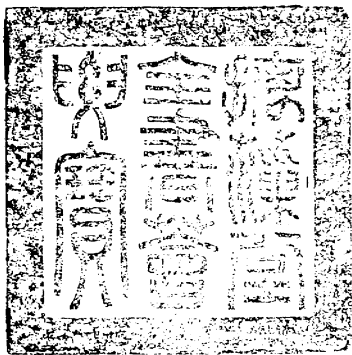
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

超立忠為疏勒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七年說翰芮翻

城遂降

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

謄錄監生臣施昌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十三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九

起旃蒙作噩盡重光單閼凡七年

肅宗孝章皇帝下

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

三歲

復方目翻復其夫勿輸筭也

今諸懷姙者

賢曰姙孕也音士

賜胎養穀

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安靜

之吏悃悃無華

說文曰悃悃至誠也悃音苦本翻悃音字逼翻

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

莊子有是言此謂以日計功若不足者然久而計之則民安其生家給人足固有餘矣

如襄

城令劉方

襄城縣屬潁川郡

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

斯亦殆近之矣

近其新翻

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

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

道

冠蓋接道謂奉詔出使者相接於道也數所角翻

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

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舊令謂故府之籍所疏載者稱尺證翻

北勾

奴大人車利涿兵等

車昌遮翻

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

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

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

又復扶翻

乃遠引而去

南單于

長死單于汙之子宣立為伊屠於閼鞬單于

屠直於翻鞬丁奚翻

太初厯施行百餘年厯稍後天

謂七曜之行在厯家所謂推步躔次之前晦

朔弦望不合也上命治厯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

治直之翻訢音欣梵扶中

翻作四分厯

今考異曰按王莽初已廢太初用三統厯云太初厯失天益遠蓋光武中興廢莽

厯復用太初也續漢志又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厯按三統厯劉歆所造云太初元年始用誤也

二月

甲寅始施行之

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於東郡太守

汝南張酺

續漢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餘里酺薄乎翻

丙辰帝東巡幸東郡引

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

東郡度也掾俞絹翻

帝先備弟

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莫不沾洽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

人號為白衣尚書

先是均事帝為尚書數納忠言帝敬重之謝病歸任城今祿以尚書任音

壬 乙丑帝耕於定陶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

書舜典至于岱

宗柴孔安國注曰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

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

汶上明堂

汶上明堂武帝所作在奉高縣西南四里汶音問

丙子赦天下進幸

濟南

濟南國在雒陽東千八百里賢曰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濟子禮翻

三月己丑

幸魯庚寅祀孔子於闕里

續漢志魯縣古曲阜有闕里孔子所居

及七十

二弟子

自顏回以下七十餘人

作六代之樂

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

夏湯曰大濩周曰大武

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帝

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

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

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

先師謂孔子

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

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焉於虔翻

拜僖郎中

壬

辰帝幸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

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

賢曰陵在今鄆州峴山南峴音

魚委

祠以太牢親拜祠坐

坐徂卧翻

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

也事見四十二卷

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獻王愛賢下

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

獻王及子懷王

忠及今王敬相况

帝聞之皆引見

見賢遍翻

既愍其淹滯且

欲揚獻王德美即皆擢為議郎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

山至天井關

行戸剛翻

夏四月乙卯還宮庚申假于祖禰

虞書

一歲巡四岳歸格于藝祖孔安國注曰巡狩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賢曰假至也音格禰父廟

五

月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

恭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在雒陽東一千七百里

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

賢曰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

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芽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承之義也

其定律無以十

一月十二月報因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冬南單于遣

兵與北虜溫禺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

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旣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

復扶又翻

北

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

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

朝直遙翻

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以

為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

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

及大鴻臚韋彪皆作色變容

臚陵如翻

司隸校尉舉奏弘等

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

沈持林翻

各有志蓋

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

賢曰閭閻忠正貌衍衍和

樂貌閭魚巾翻衍音侃又苦旦翻

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

寢息也

君何

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長百川者

以其下之也

老子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長知兩翻下遐稼翻

少加屈

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

少詩沼翻分扶問翻

辭順約

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

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

領中郎將領護匈奴中郎將也

賢曰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北巡辛丑耕于懷二月乙丑敕侍

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

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

侍御史掌舉劾司空掌土功車駕行幸則侍御史掌舉劾

道路之不如法司空帥工徒治道路修橋梁故皆較之賢曰夾轅為服馬服馬外為駢馬孔穎達曰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駢馬亦曰駢馬駢音非戊辰進幸中山出

長城

賢曰史記蒙恬為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海余謂此非秦長城蓋趙所築長城也癸酉還

幸元氏三月己卯進幸趙

趙國在雒陽北一千一百里

辛卯還宮

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

數所角翻

言甚苦切憲

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

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

事帝詰讓弘

詰去吉翻

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

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

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

惡烏路翻

謂憲何術以迷

主上近日王氏之禍眇然可見

謂王氏以戚屬而成篡國之禍眇音炳

陛

下處天子之尊

處昌呂翻

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

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

罪以馱人鬼憤結之望

獸一艷翻滿也云弘為尚書僕射烏孫王遣子

考異曰袁紀

入侍上問弘當答其使否弘對曰烏孫前為大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尚未賞今如答之小單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禮有往來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答烏孫小單于忿恚攻金城郡殺太守任昌上謂弘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姦臣也有少正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為用其議按肅宗時無小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省悉景翻比必寐翻

以大司農宋由為太尉

司空第五倫以

老病乞身

委身以事君則身非我有故於其老而乞退也謂之乞身猶言乞骸骨也

五月丙

子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

依違

若依若違兩可
不決之論也

性質慤少文采

少詩
沼翻

在位以貞白

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

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亦終不用也若是

者豈可謂無私乎

以太僕袁安為司空

秋八月乙

丑帝幸安邑觀鹽池

安邑縣屬河東郡鹽池在縣西南
楊佺期洛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

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許慎曰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
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酈道元曰安邑鹽池上承鹽水

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平咸山北又逕安邑故城南
又西流注於鹽池水出石鹽自然即成朝取夕復終無

減損唯山暴雨澍甘澤潢潦奔逸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竭水逕防其淫濫故謂之鹽水亦為竭水也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土人鄉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醃也而味苦賢曰在今蒲州虞鄉縣西

九月還宮

燒當羌迷

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

復扶又翻種章勇翻

號吾先輕入寇隴

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

督烽掾郡掾之督烽燧者

生得號吾將詣郡

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

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為解散

為于翻

各歸故地

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

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

者

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忠叛見上卷元年賢曰損

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書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損未知孰是余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

史孟佗遣兵討疏勒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

攻損中城損中是也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楚許太后薨

楚王英之徙也許太后留楚宮

詔改葬楚王英追爵謚曰

楚厲侯

謚法殺戮無辜曰厲

帝以潁川郭躬為廷尉決獄斷刑

斷丁亂翻

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

施行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

太常巢堪

巢姓有巢氏之後春秋有巢牛臣

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

言非褒所能定

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

攣呂負翻

難與圖始

賢曰拘攣猶拘

也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

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

百官志玄武司馬王南宮玄武門秩比千石

帝曰

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會禮言會而議

禮賢曰聚訟言相爭不定也

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

足矣

堯作樂曰大章記曰大章章之也賢曰夔堯樂官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

皇侃曰章明也民樂堯德大明故名樂曰大章

章和元年

是年七月改元

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

二篇

通制漢儀見十卷高帝六年七年其書與律令同藏於理官

曰此制散畧多不

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

燒當羌為其新降

為于偽翻

不欲出兵乃募人鬪諸羌胡

募人

間搆諸羌使之自鬪也

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

復扶又翻

更依迷吾育

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

吾聞之徙廬落去

廬穹廬落居也

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

三兜谷

三兜谷在建威南

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

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

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紆邕俱翻

夏六月戊辰司徒

桓虞免癸卯以司空袁安為司徒光祿勳任隗為司空

隗光之子也

任音壬隗五罪翻

齊王晃及弟利戾剛

班志利縣屬齊

郡晃齊武王續之曾孫殤王石之子

與母太姬更相誣告

更工衡翻

秋七月癸

卯詔貶晃爵為蕪湖侯

賢曰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其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東南

剛戶三千收太姬璽綬

璽斯氏翻綬音受

壬子淮陽頃王昞

薨

昞明帝子

鮮卑入左地

匈奴左地也

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

留單于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

塞

復扶又翻種章勇翻下同

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

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置

從事二人護羌校尉蓋亦置二人也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

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

譯通夷言使之

將命因謂之譯使設兵陳兵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

百餘人

由首慈翻

斬迷吾頭以祭傳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

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

質音致

據大小榆谷以叛

水經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二榆土地肥

美羌所依阻也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壬戌詔以瑞物仍集

改元章和章明也明和氣之致祥也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

數百千言事者咸以為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獨惡之

惡鳥路翻杜佑曰漢武帝割槐里置茂陵邑昭帝又割置平陵邑謂宋由袁安曰夫瑞

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八月癸酉帝南巡

戊子幸梁乙未晦幸沛梁沛二國日有食之九月庚子

帝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壽春縣屬九江郡復封阜陵侯延為阜

陵王

延貶事見上卷建初元年

已未幸汝陰

汝陰縣屬汝南郡賢曰今潁州縣

冬十

月丙子還宮

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

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曹褒依準舊典雜

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

制度

撰次制度備其終始也識楚諧翻撰離免翻冠古玩翻

凡百五十篇奏之帝

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平奏者平其可行與否而

奏之復扶又翻

是歲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

莎車

元和元年超擊莎車未克故也寘徒賢翻莎素禾翻

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

頭兵合五萬人救之

龜茲音丘慈

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

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

東長史亦於此西歸

班超時為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

可須夜鼓聲而

發

須待也夜鼓聲鼓鑿之聲也周禮軍旅夜鼓鑿注云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

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昀所謂三鑿也此則待夜半鼓聲也鑿干歷翻昀休具翻劉休武翻

陰緩所

得生口

使生口得歸言將散去也

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

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

徼一遙翻

超知二

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

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

降戶江翻

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

震西域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馬來朝上性

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

濟子禮翻

數所角翻

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

漢制

諸藩王朝會之禮畢

又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倉帑為虛

帑他朗翻

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民不收穫涼州

緣邊家被凶害

賢曰時西羌犯邊為害也此毗至翻被皮義翻

中州內郡公私

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

言恩同天地也覆數救翻

賞賚

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

帑藏

藏但浪翻

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

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

賢曰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

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

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

是以夏禹玄圭

書禹貢曰禹錫玄圭

周公

束帛

賢曰尚書曰召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

出取幣入錫周公

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

當空

作慳慳慳
謹慳也

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

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

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

考異曰敞傳此事在肅宗崩後云竇氏專政外戚奢侈

賞賜過制敞奏記云云袁紀在元和三年按敞記云明公視事出入再替又言臘賜知在此時

尚書南

陽宋意上疏曰陛下至孝烝烝

烝進也烝進也

恩愛隆深禮

寵諸王同之家人車入殿門

漢制太子諸王至司馬門皆下車故謂止車門即

席不拜

臣於君前拜而後就席

分甘損膳賞賜優渥

損御膳以分甘也

康

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

君君臣臣不以親厭殺天地之大經也春秋尊王故以為

春秋之義

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

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

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

謂有妻有子自成一家也

官屬備具

謂王國官已具也

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趾而室第相望久磐

京邑

賢曰磐桓不去

驕奢僭擬寵祿隆過宜割情不忍以義

斷恩

賢曰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斷于亂翻

發遣康焉各歸蕃

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眾望

賢曰行日取便利之時也塞悉則翻

帝未

及遣 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
廟一如先帝法制

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
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
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
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用遺詔徙
西平王羨為陳王六安王恭為彭城王

改淮陽為陳國
楚郡為彭城國

西平併汝南郡六
安復為廬江郡

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

敬陵在雒陽城

東南三十里

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為休蘭

尸逐戾鞬單于

鞬丁奚翻

太后臨朝

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

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上書奏事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竇憲以侍中

內幹機密

賢曰幹主也或曰幹古管字也

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

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駙

駙音因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

傳直

傲五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

僚觀行

行下孟翻

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

詩周頌振鷺之辭言

庶幾于夙夜匪懈以終保令名於有永也

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

馮野王妹為元帝昭儀於九卿中野王行能第一

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

福

陰衛尉興也謂讓侯爵又讓大司馬也

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

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

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

外家二十者呂氏張氏薄氏竇氏王

氏陳氏衛氏李氏趙氏上官氏史氏許氏霍氏卬成王氏元后王氏趙氏傅氏丁氏馮氏衛氏也唯文帝薄太

后竇后景帝王后卬成王后四人保族全家武帝夫人李氏雖追配武帝昌邑王立未幾而廢非外家當以史

皇孫王夫人足二十之數

書曰鑒于有殷

書召誥曰我不可不鑒於有殷

可不慎哉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賜

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竇憲以彪有義讓

先帝所敬

彪父即封鄧鄉侯父卒彪讓國於弟鳳顯宗高其節

而仁厚委隨

賢曰委隨

猶順從也

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

不從

王莽用孔光之故智也

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

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

賢曰睚音語懈翻眦音仕懈翻廣雅曰睚裂也或謂

裂眦瞋目貌也

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勲獄

勲下獄死事見四十五卷

明帝永平五年刻
戶槩翻又戶得翻

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 癸

亥陳王羨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

國 夏四月戊寅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煮鑄

自武帝以來鹽鐵有禁光武中興收而未罷今縱民得煮鹽鑄鐵

五月京師旱 北

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

降戶江

秋七月南單于

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為一國考

異曰袁紀章和元年十月南單于上書求出兵破北成
南宋意諫不聽師未出而帝寢疾范書南匈奴傳事並
在此年七月按單于書云孝章皇
帝聖思遠慮則范書是也今從之
令漢家長無北念

謂北

部既滅南部保塞則漢家無復北顧以為念也

臣等生長漢地

長知兩翻

開口仰食

仰翻

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

願發國中及諸郡故胡新降精兵

故胡南部舊衆也新降新從北部來降者

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

內外

少詩沼翻

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

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

守式又翻

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

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

哀省察

省悉景翻

太后以示耿秉

以南單于書示之也

秉上言昔武帝

單極天下

單與彈同

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

謂不能使

匈奴臣服也

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

謂以南部伐北部也

國

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

分扶問翻

太后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

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

數所

角翻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

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

畜許六翻

邊民得生勞役休

息於茲四十餘年矣

建武二十四年受南單于降至是四十一年

今鮮卑奉

順斬獲萬數

謂破殺優留單于也

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

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

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

實由貪得重賞

洞見鮮卑之情抄楚交翻

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

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

豺狼貪婪

婪虛舍翻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婪

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

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

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畧去安即危矣誠不可

許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

齊殤王石齊武王續之孫哀王章之

子考異曰袁紀作郁鄉侯暢今從范書

太后數召見之

范書曰暢素行邪僻因鄧疊母元自

通長樂宮得幸太后數所角翻

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

屯衛之中

何敞傳曰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刺七亦翻

而歸罪於暢弟利侯

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

青州刺史部齊國暢見殺於京

師而令青州刺史考竟欲移獄以絕蹤也

尚書潁川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

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

其議何敞說宋由曰

說輸芮翻

暢宗室肺府

府與肺同

茅土藩臣

來弔大憂上書須報

賢曰須待也

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

之吏莫適討捕

賢曰適音的討捕也謂無指的討捕也

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

備數股肱職典賊曹

賢曰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余按字書股髀幹肱臂

幹股肱言手足之要以為手臂誤矣

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

發所賊發之所糾督察也

而二府執事以為三公不與賊盜

賢曰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邴吉

為丞相不案事遂以為故事與讀曰預

公縱姦匿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

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

賢曰主者謂主知賊盜之

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

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

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

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

掌宿衛兵也黎陽營注見前扶風校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緣邊十

二郡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安定北地也校戶教翻雍於用翻

公卿

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

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

匈奴破月氏月氏西徙其

餘衆保南山不得去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

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

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綏

縣讀曰懸

原諸胡所以難得意

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

令開城及所居園門

護羌校尉所居寺舍後園之門也

悉驅羣胡妻子

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

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

賢曰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

湟水縣也

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

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

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誘音迷唐叔父

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種章勇翻訓因發湟中秦胡羌

兵四千人出塞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為秦人掩擊迷唐於寫谷

破之賢曰東觀記曰寫作鴈迷唐乃去大小榆大小榆谷杜佑曰大小榆谷在漢榆

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過

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居頗巖谷衆悉離散

孝和皇帝上

諱肇肅宗第四子也嘗后養以為子廢長立之謚法不剛不柔曰和伏侯

古今註曰肇之字曰始音兆賢曰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翻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

帝諱音不同蓋
應別有所據

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

長史任尚將之

將即亮翻

縫革為船置於葦上以度河

賢曰葦木

筏也音步佳翻

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

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

賢曰一種迷唐也種章

勇翻

考異曰西羌傳永元元年張紆坐徵以訓代為校尉鄧訓傳章和二年紆誘誅羌羌謀報怨公卿舉訓

代紆擊破之其春迷唐復欲歸訓又破之按訓傳迷唐下云永元二年則其春永元元年春也今從訓傳

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

附落羌部落之附迷

唐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

歸死自歸而請死也帥所類翻

餘皆款塞

納質

質音致

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

歸郡

以羌反發諸郡兵屯於塞上今羌已破罷令各歸其郡

唯置弛刑徒二千餘

人分以屯田修理塙壁而已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

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

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

徼一遙翻

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

上時掌翻下同

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

復扶翻

而諸卿稍自引止

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

衆皆為之危懼

為于偽下同

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

疏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在諒闇

闇音陰

百姓闕然三

時不聞警蹕之音

賢曰三時夏秋冬也天子出警入蹕沈約曰漢制曰出稱警入稱蹕而今

則并稱之史臣以為警者警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從外而入與乘輿相干者蹕而止之也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闇不出故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

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

禮記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不得此言百姓思

慕之意

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

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

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

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

狄者四方之異氣與鳥獸無別別彼若雜居中國則錯

亂天氣汙辱善人汗鳥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字書曰羈馬絡頭也今匈奴為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

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

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調徒弔翻賢曰

據今人多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

讀如本字

曰不可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

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

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

郎京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為憲弟篤

景並起邸第勞役百姓為于偽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

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事見十一卷嫚書之

恥事見十二卷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

呂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誅舍讀捨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

朝無可慙之恥

朝直遙翻下同

而盛春東作

賢曰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

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為衛尉篤奉車都

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

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

無財用也

遽起大第崇飾玩好

好呼到翻

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

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困書奏不省

省悉景翻

竇憲嘗

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到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

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

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

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

下遐稼翻

何敞上疏曰壽機密

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

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

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

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

度其甘心安之

度徒洛翻

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

晏之化

鄭玄注尚書考靈曜曰寬容覆載謂之晏晏

杜塞忠直

塞悉則翻

垂譏無

窮臣敞謬與機密

與讀曰預

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

先壽僵仆

先志薦翻

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

行自殺壽暉之子也

鄧暉事光武暉於粉翻

夏六月竇憲耿秉出

朔方雞鹿塞

賢曰今在朔方窳渾縣北闕駟十三州志曰窳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窳音羊

主南單于出滿夷谷

賢曰滿夷谷關余按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滿夷谷當在美稷縣西

北後鄧鴻討逢侯兵至美稷逢侯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可以知矣

度遼將軍鄧鴻出柰

陽塞

賢曰柰陽縣屬九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界柰音固

皆會涿邪山憲分遣

副校尉閭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

單于戰於稽洛山

余按唐太宗以斛薩部地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之

大破之單

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

鞬丁奚翻

斬名王已下

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

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

登燕然山

唐太宗又以多濫葛部地置燕然州又按北史燕然山在菟園水北燕於賢翻

命中

護軍班固刻石勒功

西都有護軍都尉今始有中護軍

紀漢威德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

遺于

季時虜中乖亂汜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

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

稽音啟

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

謂臣服于漢為北藩說輸芮翻

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

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

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七月乙未

會稽山崩

會工外翻

九月庚申以竇憲為大將軍中郎將

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

郡國志東郡有武陽縣泰山郡有南武陽侯

國憲其封南武陽歟

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

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

秩中二千石

太傅位上公則憲亦班於上公矣大將軍長史司馬秩千石今秩中二千石則亦比

九卿

封耿秉為美陽侯

美陽縣屬扶風

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

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畧婦女

賢曰漢官儀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為縱橫也緹杜兮翻又他禮翻商

賈閉塞

賈音古塞悉則翻

如避寇讐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

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民驚惑吏民

二千石不待符信

符信謂虎符以為信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

而輒承景

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

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經書節約自

修壞古回翻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

賢曰鄭武姜愛少子叔段鄭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共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莊公伐之出奔

共衛莊公之寵州吁賢曰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

州吁乃弑桓公而篡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

飢而食之以毒食讀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

遭大憂公卿比奏賢曰比頻也音毗至翻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

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說

喜今踰年未幾說讀曰悅幾居豈翻入禮未終卒然中改禮事君方壘三

年時遭國憂纔踰年故曰入禮未終卒讀曰粹

兄弟專朝

朝直遙翻

憲秉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

心自快今者論議訕訕

訕訕許容翻又許勇翻

咸謂叔段州吁復生

於漢

復扶又翻

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

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

賢曰申伯周宣王元舅有

令德故尹吉甫作詩以美之

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

呂后之權

事見高后紀

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

此言曲盡當時廷臣

之情嗚呼豈持當時哉

臣敬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塞其

涓涓

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塞悉則翻涓圭淵翻

上不欲令

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

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左傳

武姜啟叔段襲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下使憲等得長保

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

願抑其家不與之以

權比毗至翻

可與參謀聽順其意

漢之外戚傳喜實瓌鄧康咸能履盛滿而思謙挹然

終不能全其家門十分之一蓋一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

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

康光武少子

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

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

爭則逆翻

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

無所嫌牾焉

牾五故翻逆也

冬十月庚子阜陵質王延薨

諡法

名實不爽曰質

是歲郡國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夏

五月丙辰封皇弟壽為濟北王開為河間王淑為城陽

王

濟北河間城陽皆漢舊國也光武省濟北并泰山省河間并信都省城陽并琅邪今復泰山為濟北國在

雒陽東千一百五十里分樂成涿郡勃海為河間國在雒陽北二千五百里分琅邪為城陽國濟子禮翻紹

封故淮陽頃王子側為常山王

章和元年淮陽頃王薨未及立嗣而國有大

喪今乃紹封

竇憲遣副校尉閭磬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

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

曰磬盧紅翻復扶又翻西域傳作閼槃今從帝紀

考異

余謂副校尉閼槃即前戰于稽落山恐當作盤西域傳章帝建初元年罷伊吾屯田北匈奴遣兵守其地今

復擊取之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入侍

懼之涉翻

月氏求尚

公主班超拒還其使

氏音支使疏吏翻

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

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

譬喻也少詩沼翻

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

言糧盡自當降也

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

矣

謂勝負決也降戶江翻

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

其糧將盡

鈔楚交翻度大各翻

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

界要之

要一遙翻

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起伏兵

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

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初北海

哀王無後

章帝元和三年北海哀王基薨無後

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大業

而後嗣廢絕心常愍之遺詔令復齊北海二國丁卯封

蕪湖侯無忌為齊王

無忌齊王晃子章和元年晃貶

北海敬王庶子威

為北海王

北海敬王睦也

六月辛卯中山簡王焉薨

謚法一德不懈

曰簡焉東海恭王之母弟而竇太后恭王之甥也竇太后母沘陽

公主東海恭王彊女也故加賻錢一億賻音附大為修冢塋為于偽翻平

夷吏民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

八郡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篤為郾侯瓌為夏陽侯冠軍

縣屬南陽郡郾縣屬潁川郡夏陽縣屬馮翊郡冠古玩翻夏戶雅翻憲獨不受封秋七

月乙卯竇憲出屯涼州涼州部隴西漢陽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燉煌酒泉等

郡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于以漢還

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復扶又翻下同朝直遙翻

見賢遍翻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

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

出雞鹿塞

谷音鹿蠡盧奚翻

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

耿譚為使

匈奴中郎將將領也護監也

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

被皮

義翻創初良翻

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

氏音支下同

斬首八

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衆

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

勝音升

三年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禮加元服

禮儀志正月甲子若丙子

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
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賢曰元首也
謂加冠
擢褒監羽林左騎百官志羽林左騎屬光祿勳褒監

古街翻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

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

賢曰居延縣屬

張掖郡居延澤在東北武帝使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北余按唐太宗以僕固部置金微都督府大破

之獲其母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

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

為粟邑侯

賢曰粟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竇憲既立大

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

班固傳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

共為賂遺

斂力聽翻
遺于季翻

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

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

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行下
孟翻

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

避憲等疾之恢上書曰陛下富於春秋

賢曰春秋謂年
也言年少春秋

尚多故
稱富

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

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

之榮

四舅謂憲
篤景瓌

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

者也書奏不省

省悉
景翻

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

恢京兆
長陵人

憲

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

懼之
涉翻

望風承

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

見賢
遍翻

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

范書作噫
鳴賢曰噫

音醫又一戒翻
故翻歎傷之貌也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

月癸未上行幸長安詔求蕭曹近親宜為嗣者紹其封
邑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

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易下

繫之辭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

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

百官志尚書左丞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史

民章報及駙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秩皆四百石蔡質漢儀曰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

上時稜舉奏龍論為城旦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

降戶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巳校尉官

章帝建初

元年罷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官今復置復扶又翻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

拜龜茲侍子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

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

詣京師將如字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惟焉耆危

須尉犁以前沒都護事見四十五卷明猶懷二心為班超誅

焉耆尉犁王張本其餘悉定言其餘諸國皆臣服於漢也初北單于既亡

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鞬九言翻將衆數千人

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置

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下遐稼翻下同宋由

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

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

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

降戶江翻下同

無緣更

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

言其議雖已奏上而上意從否未定

也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

歸德

屯即屯屠何

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陞

下

遺于季翻

陞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

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

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

所養謂南單于無功謂於除鞬

論語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

孔子答子張之言行下孟翻貊莫北翻

今若失

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

誓謂漢與夷人信誓之言復扶又翻

又

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

謂章和元年斬優留單于

凡人之情咸畏仇

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

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

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

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

難乃旦翻折之舌翻

憲險急負執言辭驕

訐賢曰訐謂發人之惡者居謁翻

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

韓歆死見四十三卷建武十年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五年戴涉死見同卷二十年
考異曰袁安傳云憲請立左鹿蠡王阿修為北單于
安以為不可憲竟立右鹿蠡王於除鞬據此則阿修與
於除鞬是二人袁紀作阿修南匈奴傳止有右谷蠡王
於除鞬無阿修名今從之袁紀又云宋由丁鴻尹睦以
為阿脩誅君之子又與烏九鮮卑為父兄之讎不可立
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
衆與范書不同又云卒從
安議蓋誤今從袁安傳

資治通鑑卷四十七